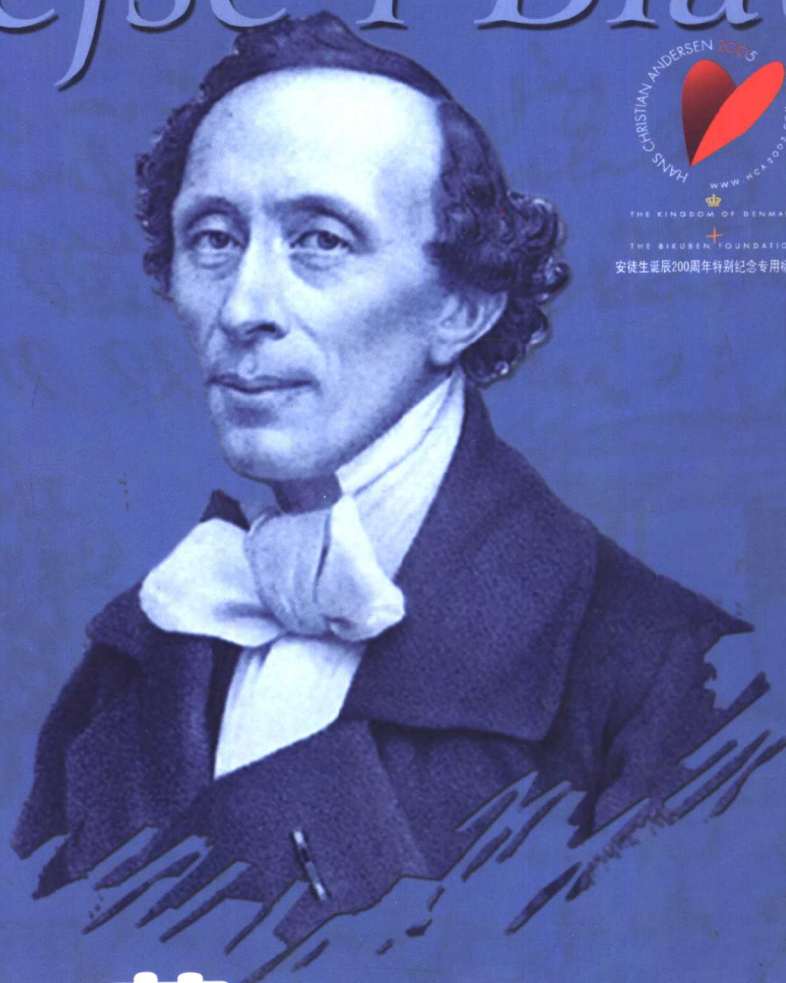


Rejse i Blåt



THE KINGDOM OF DENMARK

THE BIKUBEN FOUNDATION

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特别纪念专用标识

在蓝色中旅行： 安徒生传

[丹麦]斯蒂格·德拉戈尔 著 冯骏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在蓝色中旅行：安徒生传

〔丹麦〕斯蒂格·德拉戈耳 著 冯骏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蓝色中旅行:安徒生传/(丹麦)德拉戈尔(Dalager, S.)著;
冯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8
(译林传记译丛)
ISBN 7-80657-955-9

I. 在... II. ①德... ②冯... III. 安徒生, H. C. (1805 ~
1875) -传记 IV. K835.34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0885 号

Travel in Blue by Stig Dalager
Copyright © 2004 Stig Dalag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ople's Press, Copenhag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ion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East Asiatic Company Ltd. A/S, Baulung
Danisco (China) Co., Ltd.
Novo Nordic

书 名 在蓝色中旅行:安徒生传
作 者 [丹麦]斯蒂格·德拉戈尔
译 者 冯 骏
责任编辑 夏秀玫
原文出版 People's Press, 2004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豪逸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 页 2
字 数 187 千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955-9/I·684
定 价 14.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丹麦文化学会主席

埃瑞克·梅瑟史密特

如果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安徒生的热爱几乎和他自己国家的人民的热爱一样深沉,那就是中国。现在的中国人对安徒生的欣赏,是使丹麦人意识到他的天才的普适性的重要原因。如果一个如此遥远而又如此不同的国家的人民也能为安徒生这样一个丹麦天才焕发出热情的话,那么他一定是真的属于全世界的。

这种喜爱的一个原因很可能在于,童话把人类生存中残酷的现实升华为一个我们都能够想起的简单故事。同时,它们又很有诗意,不滥情,并且充满了对这个世界上看似细微烦琐的事物的迷恋。

这就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天才品质所在。他给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讲述故事,可他并不仅仅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以一种关爱情怀去拥抱一切。他是一个非常热衷于科学的记录者,一个存在主义思想家,一个善于观察的游记作家,一个有激情的小说家,一个灵巧的剪纸匠人,一个神经质的疑病患者,一个怪人,一个有魔性、有梦想、有渴望、有预见的人。一句话,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在《在蓝色中旅行:安徒生传》中,斯蒂格·德拉戈尔揭示了安徒生复杂的个性,并以此奠定了讲述诗人生命故事的独特基础,结果就描绘出一个富有生气的安徒生的形象。跟随这一旅程,读者将看到安徒生的诗人气质如何促成了他不得已的另类的生存方式,使得他孤独一生。如此,小说在展开情节的同时,也是一次发现之旅,展示了一个苦闷天才的思想世界。为才华而活的后果是,安徒生最终过上一种单调而注定绝望的私人生活。

谢谢斯蒂格·德拉戈尔，在旅程的结尾，我们已经熟悉了安徒生脆弱的性格、写作时的敏锐才思，以及他在将童话转变成一种反映自己的生活 and 时代的文学体裁时表现出来的独创性。我们也理解了他的这些特质在多大程度上和他的个性与生活状况相关。

正如安徒生擅长让玩具、蔬菜和鞋来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独特的故事，并以此为它们注入生命的艺术一样，斯蒂格·德拉戈尔也为安徒生注入了生命。在“蓝色旅程”中，诗人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即便如此，我们却更加为他所体现的深刻而普遍的人类智慧所启迪和感动。



他一个人在黑暗里醒来，一时间不知道他在哪里，他是谁。他瘦骨嶙峋而平坦的右手有着长长的手指，它在他冒着冷汗的身体之下抓着了什么东西，那是床上的一块板，是木头的。手在恐惧中握住这板。看见一个形象，那是祖父发精神病时的脸，有着大鼻子、小眼睛和敏感的嘴巴；是在梦中，这脸在一道浪涛里滑入了他自己的脸，他无法看出自己和这张脸之间有什么区别。他正在慢慢地消释着。他在做梦吗？他醒着吗？难道这疯狂现在也要降临于他么：祖父的疯狂。

他的耳边沙沙作响，他想着，他在斯德格利茨量过自己的头，那太大了……

二十年前……不，更早，为什么现在会想起这个？

他转过脸。花瓶里的白玫瑰，这是梅尔裘瓦夫人放在床边的桌上的，它发着亮。

玫瑰在夜里发亮，夜在玫瑰中燃烧。

梅尔裘瓦夫人的平静微笑和他的疯狂正好成为对比。

人们给了他一把铃，他伸出左手想抓住这铃；抓住了手柄，前后摇动，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当当响；宁静中充满了喧嚣，胃里的疼痛使得一切都黯淡下来，铃从他手上掉落。走廊里有脚步声，远远的，就像夏天罗丽黑德别墅鲜花盛开的大花园里的蜜蜂忙碌的声音——现在不是夏天吧？

侍者脸色如灰地站在门前：

——皇家议员安徒生想要一些什么？

——梅尔裘瓦夫人！他低语着并且抱着肚子。侍者离开了。这一刻仿佛就是永恒，他在床上蜷缩成一团。他要死了吗？一瞬之后，她站在了门前。她，那惟一给他安慰的人。她穿着白色的睡衣，沉默着。她走向他，把手放在他额上。这手，还有这微笑。

——我真是个可怜虫，我知道，他说，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

——您会好的，她说。她从桌上的一个棕色小瓶里为他倒了两滴吗啡。她把装有吗啡的茶匙伸向他的嘴，他吞咽下了这黏糊糊的液体。

她在床边的一张椅子前坐下。她抓住他的手。一切几乎是自己消失的。一切为什么是那样地朦胧？

他不知不觉又睡着了，在他醒来的时候，房间里更亮了些。黑夜还没有过去，早晨还没有到来，但是通过那扇向着阳台和厄尔松海峡的窗户，他感觉到天空中的蓝。阴影连着那些东西：玻璃柜和书、沿着墙放的暗漆面写字台、马尔斯特兰德所画的罗马广场之废墟的油画、三脚架子上的洗手缸、衣柜上的黑色大衣和高顶帽以及白色硬领衬衫。疼痛消失了，他在飘行着。他还有没有可能自己站起来走路？到阳台上去？去看那些对着马尔默、兰德斯可罗纳、凡恩的景观？看那些白色的帆？哦，那白色的。他飘行着，像一只天鹅。

他的亚麻色的头发，他的纤瘦的身材，他的木鞋。院子里晾着衣服，晾衣绳借助于一把扫帚柄而被绷在鹅莓灌木和房子的淡黄色的墙之间。他坐在他妈妈的白色围裙下。他数着叶子，摘莓果，在他用牙齿将它们咬碎时，一颗一颗，他享受着那甜涩的汁水。

不，他现在半闭着眼睛在欧登斯的街石上走来走去，他要去哪里？他在做梦吗？

他坐在折叠椅上，为他的玩偶们脱衣服穿衣服，他脸色苍白的爸爸

为他朗读着。霍尔堡。背对着他们，他妈妈站在厨房的一排锡碟子下擦着一只杯子。白色的窗帘发着光。门上的图片是山怪和仙女，而他盯着接骨木花看。突然他爸爸站起来，从墙上取下鼓，拔出鼓槌，开始敲鼓。他妈妈转过身，笑着开始跳舞。向着他跳舞。嗒嗒嗒，嗒嗒嗒嗒。

他翱翔。像一只天鹅。

灰白色的坡。寒冷。他坐着平底雪橇从坡上滑下，背后是吆喝着的男孩子们。他无法控制这雪橇，它在他身下跑掉了，他掉下来，滚落到一个池塘里，冰冷的池塘，他马上浑身湿透，瑟瑟发抖。两个男孩子把他拉起来，他们笑着。他挣脱了他们，一路跑过绿油油的草地，回到孟克缪勒巷的房子里。他必须脱掉衣服，他很生气，觉得委屈。他妈妈把衣服放在火前烘干，并且给他一条裙子。他躲起来，这样他爸爸和妈妈都无法看见他。

那不是他吗？站在格劳布吕德医院的门口，用粉笔为那些老人们画画，嘴巴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说到一半，老约翰娜开始讲一个水精灵和一个欧登斯女孩的故事。水精灵用自己美丽的声音把女孩引诱到水下，这样他们就能够成为配偶。在一个早晨，有人发现那可怜的女孩在河里漂着，但是人们说她去了水精灵那里。和他一起，他们有了很多孩子。晚上的时候，约翰娜在河里看见了其中的一个孩子。

他翱翔着。那是吗啡。他醒着吗？朝向阳台的门开着，因为被风吹而拍打着，他的心也拍打着。为什么他的右手那么冷，他的左手那么热？有海藻的气味，他在鼻孔里感觉到这个，如果他能够站起来走到水里去，那就好了。

这是冬天，他在火炉上烤热一枚铜币，并把发烫的硬币放在结冰的窗玻璃上，这样就有了一个向着黑暗和飞扬的雪花窥视孔。那些雪花跑到了所有角落。在对面的房檐下藏着一个蜷缩成一团的乞丐。

街上的乞丐们像小小的蚁群，从一幢房子走到另一幢房子，乞讨着面包和硬币。那天晚上，一个女孩被送出去乞讨，在欧登斯河的桥上无力地坐下，她睡着了。在半夜里，她空着手赤着脚回到家里挨了一顿打。那是她母亲。

忏悔节。屠夫们穿着白衣服，戴着红帽子，太阳在他们雪亮的斧子上闪烁，这些斧子是为了今天而特地被打磨一新的。他们推着一把特别巨大、沉重的斧子，上面饰有忏悔节的装饰物 and 红带子。一个天使一样的男孩，身上有着金色的纸翅膀，穿着白衬衫，骑在斧子上。一个屠夫的学徒抓住他的手臂，这样，这男孩不会从斧子上掉落下来。哦，他多么希望自己是那天使般的白色男孩啊。他们在他们后面跑着，这是一支长长的游行队伍，尾巴上跟着那些街头男孩、妇人和乞丐。他们跑到鞋匠们的集市，那里的店铺和柜台摆满了笨拙的鞋子和厚底的靴子。他跑过帽匠区域里的商店和街巷，到那些时尚风味商店、金匠的店铺和糖果店，去观赏金银首饰和色彩丰富的糕点。这些店铺，有的是木屋，有的是皮帐篷。人群密集，喧嚣嘈杂，小牛哞哞地叫，脱缰的马高声嘶叫，男孩子们哄叫。一把小提琴在演奏着，农家女孩们排成长队穿过街巷，她们手拉着手，他无法通过。她们笑他，他有点迷惘，走到土器、车工和马具的店。他得去那些玩具店铺，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试吹小喇叭，玩那些上发条的机械玩具。那些街头商人们有着一双大手，他们相互击掌表示成交。到处都是烟气，空气浑浊，他跑到蜜糖糕的甜美气味的中央。他晕眩了。

他看见了：在精神病院的小房间里，那些精神病人，帆布衬衫穿在衣服外面，还有用来绑他们的铁链子和手铐。寒冷的、气味难闻的房间，门上有小窗盖，但关着，门用锁锁着。他跟着祖母，在厨房和花园里，他们清理垃圾。他偷偷地溜进囚室外的走廊，在那些囚犯的声音和呼吸的共振里，他完全是孤单的，没有看守在那里。蹲下来从门缝里看进去：一个女人坐在草秆床上，用一种美丽的声音唱着歌，突然她停下了，倾听

着；她听见了他的呼吸声，一声大喊，跳起来，用手捶击着门。门上的小窗盖被震开了，她向下伸出手想抓他，她疯狂的眼神，向下凝视着他。他尖叫了一声，钻到地板上。

对她的恐惧仍然在身体中。他就像一潭水，一切都在之中反映出来。一个水闸。那些已经进来的，积聚起来，挤压着，要出去。

他站在大监狱建筑的窗户下，听着里面的囚徒们粗野的声音和古怪的歌，同时有纺车轮子转动的声音，如此远，如此近，不是吗？对于这些穿囚衣的人们，他既感到害怕又被他们吸引。他们的待遇很差。整个城里都流传着关于他们的杀人的故事。

他父亲。在那小房子里，父亲把他带到那些结霜的窗玻璃前。有一个冰太阳，在一面玻璃上有一个童女，好像展现出双臂。“她肯定想要我！”他说着笑了。

消失了，他消失了。

祖父哼着歌走在街上，头发里插着花，拿着篮子。篮子里装着各种雕刻着古怪图像的木板——有着动物脑袋的人，有着翅膀的走兽。祖父的篮子里肯定还有谷片和火腿，那些农妇们总是用这些吃的东西和他换木雕像。他晃动着篮子，嘟囔着，凝视着那房子。他踌躇着，决定不了要去哪里。街上的男孩子们围着他，拉着他的手臂，大声尖叫着：“这是基勒若普的特莱斯，这是基勒若普的特莱斯。”这时祖父也用一种精神病患者的微笑凝视着他们，然后继续向前走。他怕祖父，当这老人和那些欢呼的男孩子们蜂拥而过的时候，他躲在台阶后面。

在镜子里，他从他自己的脸上认出他祖父的脸。难道他也是乖戾疯狂的吗？难道祖父带着没有牙的嘴巴赶上了他吗？

油灯。他的爸爸一头金发，脸在灯光下，背后是影子，朗读着拉封丹的《想法古怪的人》。他停下，他厚实的手摸向额头。灯灭了，但是脸继续发着光，微笑。

妈妈有着棕色眼睛褐头发，在河边的洗衣石旁弯腰搓洗松软的衣服。她的骨架很大，瘦瘦的，带着农妇的帽子。在寒冷中有力地运动，冰凉的双手对着石头摔打着衣服。天空是蓝色的，树叶漂向砌桥石。在她回到家的时候，她的脸被烈酒熏红。她开始唠叨。如果她在药房清洗瓶子，那就更好些，那样，在她拥抱着他时，她的手就是温暖的。

他非常遥远又非常邻近。外面透进来的光越来越强烈，难道不是蓝色的吗？时间在动吗？

坐在犹太学校的教室里，盯着摩西和耶利米发白退色的画像看，直到他觉得他们的眼睛在动；坐在墓碑上，拼着词语里的字母，直到他能够听见地下的死者们敲打着墓石；看着一只燕子猛地飞到学校楼房的拱顶之下，想着那些玩着繁缕草的无形精灵。在学校里有一个小女孩，黑头发、棕眼睛，就像他妈妈，比他年龄大一些。她碰到他，她说：“我上学是为了学好算术，这样我妈妈就会说，我以后能够在大农庄里做奶酪女工。”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有名望了，你可以到我的宫殿里来做奶酪女工。”她笑着，双手叉腰，倾身斜看着他：“你只是一个穷男孩！”有一天，他给她看一幅宫殿的画像，说：“这就是了，我的宫殿，我是一个被换错的孩子，非常卓越的孩子，上帝的天使来和我说话。”她古怪地看着他，对旁边的一个男孩说：“他有点疯癫，就好像他爷爷！”他感到凉到脊梁。

那天晚上有多少人站在圣克努德教堂墓地外的广场？有一种嗡嗡的响声，就好像是一个吓坏了的动物发出来的。听到这声音，他抓着妈妈的手摇晃着。这时，在很高的天上，有一个大火球带着尾巴飞过去。所

有人都在相互说着话，他妈妈也在内，也许有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吧。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审判的日子，大地的末日快到了。他爸爸走在人群里，向他们解说。“这是自然正常的事，”他说，“一个星体烧毁了。”人们带着怀疑的神情看着他，迷惑地摇头。他爸爸大笑起来，走开了。他好不害怕，爸爸是迷失了上帝的人。晚上很晚，他坐在奶奶的怀里。她对他微笑着。他抱紧了她的手臂，一心只等着彗星坠落。

到处都是黑暗的力量、鬼魂和守夜的人们。他妈妈和奶奶教他那些咒语，或者给他看那些植物和特别的水，那些东西能够用来把鬼魂驱赶得远远的。圣汉斯的夏至日，他从妈妈那里得到一只小桶，他走了七里多路到城外的圣泉那里，为小桶灌上水。他把水一滴不漏地扛回家。现在这水在客厅里，这样他们就不会有不幸和疾病了。他妈妈在屋梁下栽种的圣汉斯药草一天天长大，许诺他能长寿。

在穷学校，在那老房子的阅览室里，墙壁上画着《圣经》里的图。他坐着，看着这些图开始走神。偶尔他的老师用严厉的训斥把他从梦幻里叫出来。一旦他的幻想出现，就一发不可收拾，他对其他的孩子说他所“看见的”东西：天堂乐园里的蛇，不仅仅有一个头，而是三个头；该隐用滴血的山羊刀杀死了他的兄弟，但是他扔掉了刀跪在上帝面前乞求宽恕；在金牛犊偶像前的舞蹈，不仅仅是在西奈的沙漠里，也是在圣克努德教堂墓地里，那些死者们在跳着。（这是他梦见的！）难道不是这样吗？他也曾在水车磨坊的水沟里看见一只鸽子，和那只从诺亚的方舟里放出来寻找干土地的鸽子一模一样。“你肯定是出了毛病。”有一天那些大男孩中有一个对他这么说，他马上沉默下来，离开这大男孩。“你说得太多了。”另一个大男孩有一天对他说，并且用拳头吓唬他，因为他的衣服也是怪怪的。他不像大多数城里的富家子弟那样穿着马甲装，他奶奶为他用丝绸条子缝了件大围兜，他套在马甲所覆盖的地方，她为他在上面缝了只大蝴蝶结。为什么他总是得穿着木鞋？在他去城里为他妈妈取牛奶的时候，这木鞋在铺路石上发出很大的响声，而那些街头男孩们马

上跟到后面。他们对他喊出各种各样的话，他也能回喊。作为回应，他向他们叫喊：你们呱呱乱说话，就像是一群鸭子！

黑暗。点着的蜡烛。阴影。爸爸的呼吸很近。在爸爸用一根小绳子在配景里拉动图像的时候，他能听见他呼气吸气。他们所看的配景，那小小的戏景，一忽儿变成了森林，一忽儿变成了宫殿，一忽儿又是布满星斗的夜空。这时他朗读者《一千零一夜》，烛光晃动，映染着他的脸颊。

他醒来，湿湿的，杯子里的燕麦粥倒翻出来了。在瞌睡中，这杯子从他手中掉落了。现在杯子和睡衣都是黏糊糊的，他要在潮湿中躺多久呢？他试图从床上站起来，但是他太虚弱了，只能去寻找手摇铃。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并且摇响了铃，但是没有反应；屋里什么声音也没有，外面是微弱的风声。他久久地躺着，凝视着通向过道的白漆门，通向所有他曾躺过的那些房间的所有那些关着的门！空间在他面前膨胀开来，仿佛他自己在皱缩。孤独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这时他才想起，不管是梅尔裘瓦的家人还是侍者还是厨娘都不在家。侍者和厨娘在游乐场。梅耶医生已经来过。什么时候？是两个小时之前还是……他剧烈地咳嗽，无法在床上安睡。他们怎么能让他就这样地躺着？哦，知道了，他知道，他们来说是一个大累赘。他写了遗嘱，是今天吗？他不完全记得，把手伸向桌上的那摞信，那些请求他给予签名的信件。其中有一封信，有着他的名字和地址。克利斯蒂安九世国王。他虚弱地笑了，又开始咳嗽，信从手上落下。这时，他听见台阶上的脚步声，有人敲门，侍者彦斯进来，压了压两手的手指，这是他的习惯。他喘着气，脸颊上通红。

——我身上都是水。他向彦斯低语。只看见一个影子。

彦斯叫来厨娘，他们将他拖拽出床。他虚弱地站着，彦斯不得不扶着他，同时厨娘脱掉他的衣服。他完全赤裸地站在那里，瘦骨嶙峋，只想睡觉。突然他开始说胡话。彦斯把他带向床，用两手抱着他的肩将他置于床边，这时厨娘为他穿上干净的裤子。但是他抗议，他以为有什么人在强制他。他们抚慰他，为他穿上上衣，换上干净的被褥，将他安置进一

条被子底下。

——我冷。他说着闭上了眼。这里有人吗？

——有，安徒生先生，彦斯说，您的侍者，还有欧丽娜，厨娘。

——现在是黑夜还是白天？

——夜里。一点钟。

——有那么多黑影。

——我没有看见，彦斯说。

——你多大年纪？他问。

——四十二岁。

——这样，你到年龄了。就是因为这样，你看不见他们。

他躺在床上，疲惫而虚弱，并且感觉到疼痛。他伸手摸索，寻找吗啡。在服用了两茶匙吗啡之后，他说：

——你走吧，我想单独在这里。

他们离开，向他说了晚安。

他感觉仿佛是他父亲在对他说晚安。瞬间之后，又仿佛是不曾有什么人来过。

天花板是白的，它太白了，但很快又令他惊奇地变为棕黄色。半夜里阳光灿烂。

他又飞翔起来。

是早晨。他躺在长椅上，并且在出麻疹、发烧。他流着汗。他爸爸穿着制服，红色的上装和蓝色的裤子。爸爸在厨房里离他几米远的地方唱着、说着。他的连队要出发去霍尔斯坦为拿破仑而战。他以两个半硬币一天的薪饷而应招。不再有鞋匠的工作，他想离开。一个邻居说，如果不是强迫，那么上战场让自己去挨枪子儿就是发疯。但是他知道，他的英雄是拿破仑！这时，爸爸站在那里带着苦笑，穿着擦亮的皮靴。他弯腰抱向他，猛烈地吻他；他不断地吻着他，不愿意放开他；他颤抖着，抱着他爸爸的脖子。妈妈哭泣着把他们分开。“你为什么要走？”她说，“为什么你要让我们难过？”他爸爸用一种古怪的声音笑着，仿佛这笑声不是

他的。“我不得不这样做，”他说，“这也是为了钱的缘故。”“没有人像我这样爱你，”他妈妈说，“孩子不能没有父亲，他是你自己的孩子，这是上帝施恩告诉我的。”“等我回家，那时他也一样还是我的孩子。”他爸爸说，“我很快就会回来。”军乐队的鼓声慢慢地离开城区，爸爸走了，妈妈流着眼泪跟到城门口。他一个人躺在长椅上，奶奶走进来，久久地看着他，抚摸着他的头发。奶奶说：“看起来你现在好像会死，但是又有谁知道上帝的旨意呢？”他的嘴唇有点疼，因为爸爸吻他的时候吻出了血。

招贴发放人彼特·雍克尔是他的朋友。雍克尔曾经从军，并且和他的妻子打架，因此而失去了军衔。他试图割脖子自杀，却进了监狱，后来被特赦放了出来。现在雍克尔住在剧院旁的索尔特布吕德巷，每隔一天给他一个招贴——如果他能够在孟克缪勒巷周围的那些巷子里分发出一小沓招贴。能够在剧场的附近逗留，为了这个，又有什么是他所不愿去做的呢？他把招贴带回家，挂在一个角落，并且凝视着剧名和人名，想像自己在一场喜剧之中。就这样好几个小时下来，他在自己的脑海里演自己的戏剧。

他在剧场里看了《多瑙小女人》，肩上围着妈妈的围裙。一会儿他是阿尔布莱希特骑士，手上拿着一把扫帚，这扫帚看上去可以当作长矛用。他妈妈在厨房里，他舞着长矛穿过客厅到厨房，然后一路又舞回去。一会儿他又在一张脚凳上游泳，他是阿尔布莱希特骑士所要拯救的多瑙女孩。他随口大声叫喊着那些剧场行话，有的是德语，有的是自己发明的。他喊着“姐妹”和“兄弟”，突然他妈妈站在他面前，挡住他的路。“你该停下了，否则我会以为你发疯了。”她说。但是他不信她是认真的，片刻之后他又重新开始了。

牧师寡妇本克弗洛德夫人住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她的儿子淹死在欧登斯河的水闸里，就在孟克缪勒的磨坊外，人们说那是河里的水妖在索取牺牲品。她的皮肤苍白、发皱，她的手指很长，但是在她谈起她的“诗人兄弟”时，她的眼睛发亮。“做一个诗人是幸福的。”她和她的老姐

妹都这么说。这里放着从图书馆借来的莎士比亚的著作，他在她的客厅里读《麦克白斯》，到了晚上他就演他的木偶戏。女巫玩偶穿着黑衣服，这是他用他妈妈丢弃的破衬衣做的。女巫们喊着她们的咒语，许多人死去。他浑身都紧张着。

首先是《纳克索斯岛的阿莉安德妮》，然后是《美狄亚》，然后是韦瑟尔的《没有长筒袜的爱情》，他读着，读着，并且也写。按照歌谣《皮拉摩斯和提斯柏》而写的《阿波尔和埃尔维尔》有半大张。在他为邻居的妇人朗诵的时候，她说：“这应当叫做‘鲈鱼和鳕鱼’。”他很愤怒，跑到他母亲那里。母亲安慰说：“邻居的女人之所以这样说，只因为她自己的儿子不曾写出过这样的东西。”

但是，当他模仿卡索尔蒂的走钢丝舞蹈和哑剧并且用穿着长筒袜的双脚在客厅里跳着整个“哈利昆小丑击打者们的主席”的舞蹈时，她发火了，并用掸子吓唬他。他说：“有一天我会成为舞蹈家，或者就和我在那些传记中读到的伟大的人物一模一样。”

他和他父亲一起在山毛榉树林里，那些干枯的树枝在他的木鞋下发出断裂声。他摘着覆盆子、黑莓。高远的天空无穷无尽地发蓝。为什么父亲看上去这么阴郁？为什么他毫无生机地坐在一段树桩上？他曾是士兵，沮丧地还乡，甚至彗星和天体都无法使他提起兴趣，也没有阅读的愿望。现在，他手里抓了一大把黑莓走向父亲，走向那张灰色的脸，微微地笑着的脸。爸爸，笑，再笑。

他父亲躺在床上流着冷汗。冬天，他总是咳嗽着，发着高烧。灰白的脸。他低语，说话艰难。霍尔斯坦的泥泞、寒冷的壕堑是怎样伤害了他的健康的？士兵们像苍蝇一样地跌落。父亲的温暖、干燥和稍稍抖动的手握住他的手，指向那正在结冰的窗玻璃：“看，在那里，你们可以看见冰雪圣女，她来接我了……”到了晚上，父亲从床上站起来，摇动着床柱，并叫喊说：“上马，上马，枪炮向前。”在他面前就是战争。母亲找来两个人架着他。第二天早上，那两个人睡着了，他又回到床上闹腾；他直接

得到了拿破仑的命令，以狂乱的叫喊指挥着整个军队。在发作的时候，父亲的目光突然落在他脸上，对他喊道：“什么，孩子，你没有看见我们的皇帝吗？！还不给他让路！脱帽，小伙子，皇帝骑着马正从你面前走过！”

母亲让他去找一个住在艾比玉的“睿智”妇人来救他父亲，他在半路上跑了七里多路，以便尽快找到她。她住在池塘边的一间破房子里，她像一只蟾蜍，并且在他来到之时首先触摸他，还在他身上施展她的法术。她在他手腕上绑上一根棉线，并且给了他一片“基督十字架树”的叶子。“我可怜的爸爸会死吗？”他哭着问道。“如果他要死的话，”她回答，“那么，在你回家的路上你就会遇上他的灵魂！”整个回家的路上，他沿着尘土飞扬的公路走过田野，他害怕遇上父亲的幻象，而在他到了孟克缪勒巷的时候，他在门前看见父亲。

他的父亲躺在死亡之中。父亲脸色苍白，完全是扭曲的。他和母亲一起看着死去的父亲。在手臂和腿上不是都有着长长的刮破口吗？“你看那里，”他母亲说，“邪恶的魔鬼抓住了他，并且想要他，因为他说了关于基督的事，他说基督只是一个人而已！”

他冒着汗，翻身，扭动着，又抓住手摇铃。她站在那里，梅尔裘瓦夫人。

——上帝能让我们完全消失吗？我们只是成为灰成为土吗？就像油灯那样耗干燃尽吗？他说。

——我们不会消失，她说，您不能消失。您的光燃烧着。睡吧，现在睡吧。

他不再是一个鞋匠的儿子，而是一个洗衣妇的儿子了。他母亲用木棒在欧登斯河上那些巨大岩石中的一块上敲打着湿亚麻布的同时，他站在另一块上用嘹亮的声音歌唱。他唱的是那些他所知的歌，但是他即兴发挥，自创出特别的音色和旋律，并且他所唱的东西中常常不包含任